

“石匠之乡”话石匠



赵世让雕刻图案

据清光绪《章丘乡土志》记载：“邑(指章丘)多山，而取材甚富者莫石工。若观各处坊表、桥池，以及官庙、寺观之基础，往往精致工巧，不为怪也。”章丘不仅铁匠多，而且石匠也多，历来有“石匠亦会铁匠活，伴着铁匠走天下”之说。由于章丘石材丰富，石匠众多，雕刻技艺远近闻名，是有名的“石匠之乡”。远的不说，就说近现代，北京的十大工程、中苏友好大厦、毛主席纪念堂、济南的天桥、英雄山纪念碑等等，都凝聚着章丘石匠的智慧和汗水。

文/片 翟伯成

秀美山川造就优质石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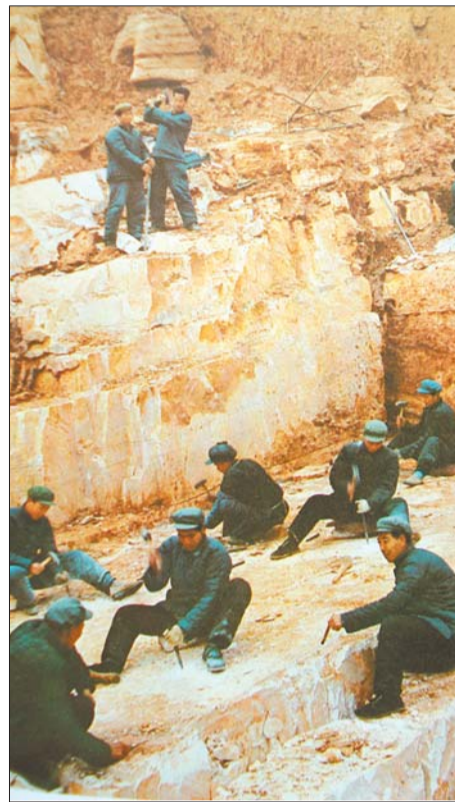
章丘地处泰山山脉北侧，东北为巍峨延绵的长白山脉，大自然造化出美丽神奇的山川名胜。境内多山，山石质地好，性能稳定，质量优良，品种多样，为前人开采，利用石材资源奠定了物质基础。章丘石材分为石灰岩和花岗岩两大类。石灰岩，俗名“青石”，是比较理想的雕刻石材。这种石材较坚硬，但雕刻品耐久、美观，因而很受欢迎。

花岗岩，经风吹雨淋，多千疮百孔，但花纹较好，表面多色彩艳丽。每一类又有成百上千的花色品种，它们色彩丰富，质地各异，构

成五彩缤纷的优质石材。经过抛磨加工的石材，表面光洁如镜，色泽鲜艳，有许多大理石的纹理清晰如画。人们为了赞美石材色彩纹理所表现的美，赋予它们许多美丽动人的名称，如“紫玫瑰”“章丘青”等。这些美名道出了章丘石材内在的品质美。特别是境内长白山脉由喷出岩火山凝灰岩、辉绿山岩及侵入岩、辉长岩、闪长岩组成。喷出岩覆盖于侏罗系之上，侵入岩穿插或分布在各时代岩系中，在普集镇的玉泉山和刁镇玉皇山辉长岩较多，为典型的磨光建筑材料，俗称“济南青”。



朱家峪赵世让雕刻图案



旧时石匠“开山”时的情景。

历史悠久巧匠多

章丘石匠传统工艺和生产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，精美的汉代画像石、南北朝时的佛教石刻造像、开凿于唐宋的赵八洞石窟造像等等，无不彰显着章丘传统石刻、石雕工艺厚重的文化底蕴和非凡的艺术魅力。石材不仅是优良的建筑和装饰材料，还广泛地应用于生产生活中，如石磨、石碾等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此外，在章丘历代相传一句迷信话：“吃在杭州，住在苏州，死在章丘”。说杭州鱼米好，苏州园林好，章丘风脉好。正因如此，自古迷信风水学的人对择地和墓葬都很重视。历代章丘的豪门望族、达官贵人、名流逸士，营造了无数豪华墓葬。甚至一些贫穷之人，为了寄希望于风脉，转家运于后人，也不惜卖掉宅田来延师择地，隆重修墓，这些形形色色

的墓主为了使自已(或亲人)的墓葬能够永存，都选择坚硬的岩石来修墓。古时有“地下一间墓，地上三间屋”之说，就是指这墓葬工程之浩费。随之大量的石刻石雕也随之出现，石匠们更是不遗余力，精雕细琢。如唐代的房彦谦墓碑、元代的高世德碑、明朝正德三年莱芜吕家楼村佛像(章丘石工马得玉刻)等等都刻有章丘石匠的名字。

无情的顽石，在章丘石匠的手中，变为充满生机和巧夺天工的艺术精品。旧时长白山下相公镇寨新、梭庄等村几乎家家以打石为主业。进入村中，随时可听见叮叮当当的打石声，随处可见石屋、石楼、石道、石桥、石庙，这些都朴素美观，极具特色。章丘出名师巧匠，石匠遍及章丘全境，尤以相公、官庄等镇为最。至目前，章丘在境内外从事打石、建筑业的，仍人数众多。

技艺精湛美名扬

章丘石匠技艺精湛，他们能凿石成门、窗、柱，能铺设公路、桥梁，能雕刻千姿百态的人物、山水、草木花鸟、飞禽走兽。如朱家峪人赵世让就以雕刻山水花草、飞禽走兽远近闻名。赵世让生于清朝同治五年，兄弟三人皆为名石匠。光绪十九年赵世让27岁学艺出徒，此后为师近五十年。清代后期，章丘富家凡是建房、修坟，多聘其主持。其徒弟遍及章丘全境，工艺水平高超，闻名乡里。据史料记载，涧溪大桥(东涧溪村东)和韩家庄大桥，均为

他们师徒所创建，这两座桥虽历经风雨侵蚀，依然坚固，堪称古建筑之典范。

赵世让不但雕刻技艺有名，而且绘制雕刻图案更是独具匠心。现古村朱家峪“山阴小学”内的石质雕刻，就是最好的史证。他一生教出的徒弟甚多，在朱家峪周边诸村，最有名的当数“亮甲坡”杜清宪，其六世孙杜传举，已成为当地石匠艺人中的后起之秀。

石匠分为两种：一种叫粗石匠，一种叫细石匠。粗石匠重在

“开山”，开山亦叫“打崖头”，即在石窝里打基石，俗语叫打“坡石”，或打“坯子”。细石匠打料石，石匠技艺多指这些细石匠、巧石匠的雕刻技艺。石匠在雕刻之前先要对“石坯子”量尺寸，看是否和需要的料石相符。在雕刻时，石匠们一般都有画谱，根据工程的需要和主家(亦称东家)的要求作画谱。过去雕刻多是用在阴宅的寿坟内，其次是建筑用的门楼、城门楼、桥梁、石碑，还有寺庙的雕像等。

怀揣技艺走四方

旧时，章丘石匠找技谋生，下关东、走西口，不少城镇、乡村都有他们的足迹，许多精美的石雕和雄伟的建筑都凝结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。据史料记载，解放后，北京的十大工程、中苏友好大厦、毛主席纪念堂、济南的天桥、英雄山纪念碑、黑虎泉的虎头石刻等，都有章丘石匠的身影，都凝聚着章丘石匠的智慧。笔者曾采访过不少石匠，如相公镇寨新村的王克美、宴喜、胡延海，还有寨新村的宴照东，他们对石匠技艺如数家珍，他们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参加北

京十大工程、毛主席纪念堂时的画册、纪念像章和照片。虽然现在石刻石雕制作已走上了流水线，但对胡延海、宴照东等石匠来说，他们依然坚守着传统手工雕刻技艺，石匠生涯已成为他们心中永恒的美好记忆。

石匠雕刻工艺和技术通过师徒相传、父子相继形式历代传承，使得章丘历史悠久的石雕、石刻技艺得以保留，这是章丘的先辈们创造与积累的宝贵文化财富，是章丘所特有的优势。台湾古建专家李乾朗在《传统营造匠

师派别之调查研究》一书中说：“匠师的技艺传承是中国古建筑背后最大的功臣，由于古时重道轻器思想之影响，匠师的工作总是默默耕耘；没有人仔细地记录他们的技艺与生活。”这可能是历史的一大缺憾。今天，章丘石匠传统工艺已与建筑业、旅游业密切结合，正推动着旅游产品和项目的开发，我们希望在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同时，愿章丘石匠传统技艺不断传承，发扬光大。

(作者系章丘市政协文史委主任、市文联副主席)

小说连载

36

记住乡村

金海潮

□编者按

小说《记住乡村》取材于章丘垛庄镇南峪村，文中所有烈士的姓名皆是真实的，反面人物的姓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。小说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，本报节选连载以飨读者。

(接上期)

这几天金锁一直单独上山采蒿子，翠花好几天都没理他了。因为中秋节娘大嫂说好要给翠花做身花衣服的，翠花盼了好久，结果因为上次去端鸡山据点，金额要男扮女装，花布就按金额的身材给裁了。金额那身材多高大啊！裁好的衣服让翠花试了试像戏服一样肥大，翠花根本就撑不起来。翠花看着自己滑稽的样子，哇哇大哭起来，对着金锁娘大嫂喊：“婶子你骗俺，你说要给俺做新衣服，你看衣服这俺能穿吗！”

大嫂看见翠花哭了，怎么着也是自己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，还是自己未来的儿媳妇儿，心里疼得慌。别急孩子，都是金锁爹出的馊主意，打鬼子就打鬼子，

把自己家的花布糟蹋了，还害得你大奶奶一病不起，我找他拉理去！

金龙在大门口听见了，悄悄溜出去躲了起来。

这两天爹和娘不搭腔，翠花也不理他，金锁无比郁闷。乖乖地每天上山割蒿子，还顺便给家里的小毛驴割上一担青草回来，爷爷和奶奶都夸他懂事，金锁还是一直高兴不起来。

这天金锁撞大运了，在村头的一块青草地上竟然捡到了一把铁钳子，做工还非常精细，刃口也比较锋利。金锁兴奋高烈地揣进怀里藏了起来。天黑了，金锁肩上挑着一担青草，腰力缠了一圈蒿子绳回来。路过翠花家门口，翠花看见他过来，哼了一声，故意把门摔得很响，关上大门了。金锁又饿又累，心里难受得

想哭，嘴上嘟囔着，又不是俺的错，翠花为啥拿俺出气。

回家后刚放下担子，大奶奶就在屋里喊金锁，金锁以为大奶奶要让他背着去茅房解手，赶紧快步跑进屋去。大奶奶拿着一身花衣裳在炕上向金锁招手，“我花了四天工夫，照着翠花的身材，把你大叔穿过的衣服，给改小了一号，让翠花去穿穿试试行吗？”

大奶奶您可不会裁缝啊！再说您这身子带着病大难为您了。奶奶就这点用处了，咱家也没钱再给人家买衣服，我这四天就光琢磨这个了，你让翠花去试试吧！我觉得应该行。

金锁兴奋地往外跑，跑到门口被门槛绊了一下，一跟头身子，铁钳子从腰里掉了出来。

急火火地摔啥了？金龙正好要进屋，捡起来一看是把钳子，

乐得大笑起来。哈哈！你小子，知道我急用钳子，一直找不到呢！快说从哪里弄来的？

“俺从村头大地里捡的，又没偷人家的。”金锁这几天闹情绪，顶着金龙说。

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是上次鬼子暗杀队进攻我村时，鬼子兵趴在地上射击掉到草丛里的，被你小子捡起来了，手气不错。我先用用哈！

爹，你用钳子弄啥？

我让你金贵叔爬电线杆剪鬼子的电话线去。

真的吗？金锁一听给鬼子搞破坏一下子来了精神，“爹我也跟着你们去行吗？”

你先去给翠花送衣服去吧！先把她哄高兴了，你娘好几天不搭理我了，连小丫头都不让我抱。哎！

爹你咋不哄我娘啊！让我去

哄翠花？

去你娘的，翠花不高兴，你娘就不高兴；你娘不高兴，就没咱爷俩好日子过，还不快去！说着抬脚就要踹金锁。吓得金锁赶紧溜走，终于把翠花哄高兴了。

第二天晚上，县大队和民兵们又去破袭了一段胶济线上的铁轨。回来的路上，金贵发着狠给鬼子剪了好长的一段电话线，回来时扔到湍急的巴漏河里了。

第三天白天，6个鬼子骑着两辆摩托车，接着就把电话线接上了。

第三天晚上，县大队又带着金贵，把石屋村到北明村的电话线全给剪没了。第四天白天，这次6个鬼子又骑着摩托，架着机枪赶来了，不过这次他们是来无回要见阎王爷去了。

(未完待续)